

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比呂望之名為師增周公之位具官汾陽郡王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若神扶翼肅宗載造區夏於國有難勞其戡定於邊有冠藉其驅除安社稷何有於絳侯定羗戎無喻於充國絳綏四散之衆涇陽降十萬之虜勲高今古名聲贊六美狄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

錄曰夫有謙光之德而後有至顯之號尚父者周所以尊太公也由漢歷唐惟子儀當之而無愧若王行瑜劉守光逆虜之魁耳錢鏐雖有保障吳越之功加于一方則可加于天下則未也

綱目肅宗寶應元年秋七月郭子儀入朝以程元振忌遂留京師代宗大曆二年二月郭子儀入朝因子郭曖待罪十二月郭子儀入朝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發其父塚不較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以元載告魚朝恩謀不利不聽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增朔方卒十年春郭子儀入朝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

十三年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至是凡七書法曰此子儀所以為純臣也光弼愧之多矣錄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夫子書朝子王所者二如京師者一而肅代二十餘年之間宋子書子儀入朝凡七且目不絕

書人不絕談莫非讓德之美反已之實此所以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嫉者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夫子繫之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其令公之謂夫

弘道錄卷之二十九

弘道錄卷之三十

君臣之禮

宋記太祖皇帝常讀二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法理深害多得貸死惟減吏棄市未嘗容貸

錄曰此宋朝家法過漢唐後世鮮能及也夫禮義廉耻人主所以鼓動維持舉末世於三代之隆者縉紳之所以異於閭閻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君子之所以別於凡民所繫蓋不細也至於減吏尤為至切一有所犯率至不宥所以終宋之世雖臣下有罪苟非減犯法當竄逐人君自請與一善地未聞有受杖而斃受戮而辜者豈非祖宗用心之厚子孫守法之善乎

太宗嘗召翰林學士竇儀草制儀至苑門見上岸饋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

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太祖飲客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

錄曰帝之室慾非古人之多慾者其岸憤既足一時之偶耳索冠飲容出于本心非有所矯揉而為之也儀本以厚重見推豈肯陷其君於無禮哉其卻立不進庶幾自重之義嗚呼君臣之間兩得之矣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為定制

錄曰鹿鳴之宴賓與之盛典也瓊林之宴後造之殊恩也我朝名恩榮宴特異於是又制百官朝服稱賀致詞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禮當稱賀則又非常禮之可比也

言行錄仁宗天聖四年侍講胡瑗當召對例須先就閣門習儀瑗曰吾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為閣門奏准今就舟次習之上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

舉合古禮
錄曰今時朝見之禮俱赴鴻臚寺習儀正恐草莽不知此乃定例著於典章若瑗之破例又可以見人主聖德優容無所不至而盛時氣象亦畧可占矣錄之

列傳神宗熙寧元年富弼入覲許有與至殿門帝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令母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苟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也禍福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晏乃退

錄曰當仁宗之相弼也嘗有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今觀肩輿至殿坐語毋拜所謂禮也諫則必行言則必聽所謂誠也以帝之初政如日方升而弼之者成如著方決誠哉對病之藥立効之砭乎奈何其不然也轉沛然之勢而為默然之應虛禮雖隆推誠未至觀於二帝之間而

其得失之判若霄壤矣
哲宗元祐元年詔太師文彥博平章軍國政事時年八十一矣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契丹使耶律永昌來聘望見其人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問其年曰何壯也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西兕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詔許之其為外國所敬如此至是司馬光言其宿德

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太后乃有是命特隆其禮令班宰相上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古今罕以為比時公對上泰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却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至去及程正叔為侍講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或謂正叔曰君視潞公何如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此吾所以不同也
錄曰孟子曰魯子師也父死也子思臣也

錄曰孟子曰魯子師也父死也子思臣也

微也魯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以路公而當正叔之任必不肯廢坐講之禮以正叔而居路公之位又豈能易敬慎之常乎蘇軾為翰林學士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

將七

四

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卿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曰何以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

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程頤請就崇政廡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通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廡和殿聞給事中顧

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生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程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尺始於

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矣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

將七

五

錄曰程頤之議坐講也凜乎其正蘇軾之見便殿也懼乎其遇一則宋朝家法遠過漢唐一則太后慈仁有同堯舜百世之下令人起敬起慕之不置也豈不美哉

禮志太祖即位之明年太常博士聶從義上三禮圖詔集儒學之士詳定之開寶中命申劉溫叟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補闕賈黃中負外郎和峴等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二百卷太宗尚儒雅脩明典章大抵曠廢舉矣真

宗承重熙之後契丹通好天下無事於是封泰山祀汾陰蓋一時彌文之制也先是天禧中陳寬編次禮院所承新舊詔勅不就仁宗天聖初太常博士王暉始取國初至乾興所下詔勅刪去重複類以五禮之目為禮閣新

編六十卷景祐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初文彥博又撰大饗明堂記二十卷至嘉祐中歐陽脩纂著散失命官設局主通禮而記其變及新禮以類相從為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異於舊者蓋十三四焉

錄曰愚觀史之微意雖未露而為仁宗致惜不既多乎何也太祖承五代之亂雖以禪受而王未能身任制作之實太宗當與國之運昆從多致懸阻何有盡善盡美之圖真宗彌文之制不滿者多矣至於仁宗

將七

六

當積德百年之餘正制禮作樂之日且帝之所稟者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所施者以莫不愛以莫不敬而溥天率土恒敬恒愛又非他君可以彷彿其萬一也苟有如周公者輔而相之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

金聲而玉振之何至率吏文之舊無著述之體如史之所惜哉且仁宗篤於好學嘗因王洙講周禮命畫車服冠冕籩豆簠簋之制而不能詳其制作之本以自企於三代之隆况其他者乎或曰使魯兩生遭逢

其時果能制作乎曰不能也夫至禮與天地同序至樂與天地同和苟非天下之至誠盡己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贊天地之化育不能及也兩生雖能守魯之禮義然豈能致中和如子思所述者哉而况

於宋興人主之學惟務博覽如太平廣記冊府元龜可以同日語哉然則仁宗之所好亦不過器數之末而已無怪乎不能副所望也

朱熹乞脩三禮云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遺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苴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

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未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

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

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闕借禮樂之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衙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

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下臨安府差撥貼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設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章甚

錄曰以宋子之疏終焉者宋自中葉灑洛關闕諸賢輩出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曰優柔中平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程子曰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為

威德矣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存其數祝史之事也張子曰禮所以持性禮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曰禮非止者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朱子曰禮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

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嗚呼斯數言者豈非制作之本歟苟使群哲得其位行其道求之一代禮樂必有以參於先代者奈何徒自修之于下未見達之在一而王

呂章秦秦韓賈史之徒相繼居師相之位擅制作之權致使學士大儒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之普雖然尚有學徒可集及門可托較以今之勢利併與學徒及門無聞焉而甘心毛類自相對局其為寥落又何雪

什伯乎

皇明詔令洪武五年 詔曰朕聞三皇立極五帝遵教蓋未備之時宜君人示其所以三代循之民用和睦自周至於漢唐宋增減益周國乃用昌民受時宜家而未康朕蒙 皇

天后土之恩命統天下 祖宗之靈百神祐
護得正帝位朕本草芥之士失習聖經况推
強撫順二十餘年常無寧居一槩粗疎故道
理未臻民不見化鄉市閭里尚染元俗天下
大定禮儀風俗可不正乎茲有所示諭爾臣
民詔書到後敢有不遵者問擬如律

錄曰

聖祖此詔其賢于馬上之習乎夫商君棄禮
義捐廉耻流禍穢於千古漢自三章之約
曾無片言及之陸賈時時稱說則謝曰安

事賈生痛哭流涕則謙曰不遵未見以禮
義風俗措一言發一令者此所以終漢之
世發秦雜霸無由變革豈若 大明麗天
頽俗汝地斯民丕變天下大同者哉臣幸
躬逢其盛錄之

聖政記國初時御臣以禮常賜參政陶安門
帖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召
集江南宿儒議禮命為總裁又賜學士宋濂
飲親賦辭一章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
此也及濂致仕贈以衣三襲因問卿今年幾

何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侯三十二年
作百歲衣也初濂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入
朝 上佇想久及至大喜遣儀曹奉醪膳諸
物抵寓館以賜遂日侍 上遊歷觀關盤旋
禁衛詢咨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嘆曰純

臣哉及甘露降 上召公賜坐躬執金杓煉
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曰此和氣所
疑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錄曰此又賢於溺冠慢儒者夫東園綺里
漢不能致而浙之四儒

明祖首招致之矧當塗之陶其所造瀛洛關
閩之學與四先生當亦不殊此所以光有
四海無復腥膻污穢之氣象正由禮貌名
儒遠追皇王聖帝之遺風也嗚呼盛哉
永樂中吏部尚書蹇義歷少師九載戶部尚

書夏原吉陟少保亦經三考皆賜 勅嘉獎
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論既賜宴禮部又
親宴之別 殿各賜銀章一顆其文曰繩愆
糾繆且諭之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以此
識之朕不難於從善明年扈從巡邊既還

上念二臣皆春秋高欲優逸之賜 勅嘉勞
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 上備顧問謀
議而恩禮益厚

錄曰自示我周行之後孰不以燕私為親
悅為優禮為特恩孰有繩愆糾繆者哉唐
太宗之丹霄殿玄武門不足多矣夫以二
公之結知

聖皇任以心膂信如著龜勢利不能奪讒間
不能媒所謂淑人君子心如結兮者觀其
不以私惠歸德務相引翼果於從善又可

見上下交而為泰之時矣錄之
名臣錄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壽九十八既已
進階榮祿大夫復因御史梁昉之請
憲宗皇帝親諭禮部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
無有德望朕深嘉悅其勅遣行人存問賜羊

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贍之先是公由松江訓
導以禮自居薦為太常博士宣德中陞考功
員外郎轉太常少卿正統三年遷吏部左侍
郎復陞是職前後歷任有聲雖權右王振亦
禮重之呼為先生誓禮惟怕一方亦不較景

泰改元至京時閣老陳循公主試時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事安能善終

錄曰愚觀文靖起自校職卒登台鼎其始

也勤於教育造就人才而已未聞有補天浴日之才華也其終也清慎有聲端重簡默而已亦未有旋乾轉坤之功業也蓋由祖宗列聖愛惜人才得以長久自效一時雖無赫赫之名久後常懷不盡之意故能使

巨璫致教內閣懇留若斯人者豈一朝一夕而致然哉卒之百會上壽元宰上御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其諸文靖公之謂夫
弘治乙丑

武宗嗣位恭上兩宮尊號爰下優老之讓覃恩天下時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致政于家年及九十特隆璽書遣行人備繒帛酒餼加賜存問于時儀文繁縟寵靈煥赫蓋異數也公生永樂全盛時聞祖宗遺風餘

烈歷宣德正統間沾富教之澤歷內寺外郡以至方岳天順勵精暨於成化力自振奮彈壓權貴劾邪佞而置之法一拂意則浩然引去身退而名益高弘治初特起為執法秉政復為讒邪所間竟不失其正以去殆今敦龐

碩大著書玩易閱天下義理不少休且飲啖動履強健宛如五六十歲人諸公周謝之餘國家更化之後而獨巍然以存信乎天下之大老也
錄曰儲柴墟之壽三原曰惟魏文靖公與

公名位德誼相上下至於論功與言則文靖似不及愚謂人惟名德相高而已魏有門生如陳閣老勸之少留毅然不變非惟不為所染其所料鑿鑿無爽當今之世而有若人手哉然則功與言當在第二義也

嘉靖初勅諭致仕大學士謝遷朕惟人臣立朝得行其志建功立業固難而退處其鄉壽考康寧完名全節足以繫天下之望尤為不易卿性資端方器識宏遠粵自蚤年潛心正學遂以文章大魁天下蜚聲翰苑譽望彌

隆逮我孝皇簡注有素爰自宮端擢居內閣朝夕獻替不激不隨慎守彝章護惜善類延訪于便殿顧問于平臺危言讜論裨益弘多當時政化清美寔惟二三大臣佐理之功暨聞未

命付託諄切益感知遇誓竭誠悃
武皇之初協心匡弼其毅然不可回之氣往往形于詞色直道難容告老而歸高風大節播在天下中遭權姦橫加讒抑旋復昭明人咸欽仰之不置乃今年躋七秋體履安康子

姓蕃茂全德盛名求之前代不多見焉朕嗣承天序圖新治理惟卿累朝耆舊寔軫朕懷矧夫公論明揚可以見卿之賢於人遠矣特遣行人賚勅存問用表異數卿其體朕至意願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於天下則非特卿一卿一邑之光而已

錄曰今上嗣位之初不遑他務首遣行人賚勅存問洛陽劉公洪洞韓公餘姚姚謝公一時

元老蓋三焉錄止謝公者以親手捧綸音躬行大禮目擊其盛非口耳傳聞之比故備錄之以終百代君臣之禮之式

弘道錄卷之三十

弘道錄卷之三十一

將八

禮

父子之禮

虞書曰祗載見饗腹饗齊慄饗腹亦允若錄曰漢高帝之時嘗賞家令矣以太公之

將八

迎擁篲也人皆曰父不得而子也又嘗幸新豐矣以太公之樂箕踞也人皆曰君不得而臣也而不知乃咸丘蒙之說也夫父子之分本於天地自然之叙先天地而立者也君臣之禮由於系屬維持之故後天地而生者也是故父子之分可該乎君臣之禮君臣之禮不可易乎父子之分彼以擁篲為敬者曾知所謂祗載見者乎以箕踞為樂者曾見所謂饗腹齊慄者乎所謂父不得而子者片言之間毫釐千里不可

以不明辯也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錄曰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舜既

為天子矣何不尊饗腹而以為帝也又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舜雖不尊饗腹為帝亦未聞稱堯而以為父也斯二者何居曰追王之禮至周始備似未可依舜以為據而皇伯之號自宋始有尤不當准濮以為

法要之天叙天秩不可改也繼統承桃不可後也其所以不可後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所以不可改者行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並立並行而自不相害不相悖也苟徒以尊親為重而不以統緒為尊是不知舜繼堯之大也徒以所後為重而奪其私親之恩是不知尊饗腹之至也其失在於不善觀為君者有父道之言遂以為真父而不可易而不知其不必真也亦不善觀為人後者為之子之言遂以為真子而不可改

將八

而不知其不必改也故皆有所不違也

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錄曰或問曰舜未嘗尊饗腹也何以曰宗廟饗之也亦未嘗傳子也何以曰子孫保